

汉字在日本

刘元满 / 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了解日本汉字的历史

感受日本汉字的现状


发现日本汉字的特点

《汉字文化通识》书系

主编 胡双宝

汉字在日本

刘元满 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字在日本/刘元满著.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3

(汉字文化通识/胡双宝主编)

ISBN 978-7-81064-924-7

I. 汉… II. 刘… III. 日语—汉字—研究 IV. H3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44731 号

汉字文化通识

HANZI ZAI RIBEN

汉字在日本

刘元满 著

责任编辑 张成水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 编 100037

电 话 68418523(总编室) 68982468(发行部)

网 址 cnuph.com.cn

E-mail master@cnuph.com.cn

北京嘉实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1.75

字 数 175 千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前 言

汉字是日语文字系统的主要构成之一。汉字传入日本以后，先是被作为外文学习，继而作为一种记写工具用来记录日语。先是日语适应汉字，过渡到汉字适应日语，在漫长的过程中，逐渐从汉字形体中产生出平假名和片假名。汉字与假名混用，特别适合日语的特点，因此便固定下来，直到今天仍然是日语的主要书写形式，只不过平假名和片假名有了较为明显的分工。一般文章采用平假名与汉字结合的形式，片假名则主要承担外来词的记写任务，使人一看便知是外来词。

汉字不是单属于中国的汉字，汉字属于所有使用汉字的民族和地区。日本的汉字不是中国汉字的附庸，因为它是日本语言的载体，它便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日本的文化色彩。

汉字也并不单纯只是记写工具而已，与只有很少字母的表音文字相比，汉字还有很多独特之处，特别是围绕汉字所产生的一些文化特点，值得我们深入研究。除了了解日本文字系统的形成之外，我们还应该了解其现代文字生活状况。

本书将重点展现现代日本汉字的特点，分为四个板块。

首先介绍日本汉字的构成。汉字传入日本后得到模仿，但更重要的是得以改造和创新，如出现了平假名和片假名，根据汉字造字规律造出了一些“日造汉字”，以表现日本文化，限定了汉字的数量。

其次分析日语中的汉字表现。在日本人的姓氏、人名、年号中汉字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政府为了推动汉字的学习，要制定相应的学习级别并设立汉字考试。如

果说在学校学习汉字尚有强迫之嫌的话，那么人们在业余时间还要将汉字学习作为一个目标恐怕就不是因为学习或生活所迫了。实际上很多人已经将掌握并使用汉字作为一个教养内容，从心底里对汉字抱有喜爱之情，很多成年人也在参加“汉字考试”，他们的学习方式想必会引起读者的兴趣。

再次分析日本人的汉字文化心理。日本在竖写还是横写的形式上没有刻意规定，但人们在选择时除了考虑文字的美观以外，还受独特的汉字文化心理支配。日本人学习书法，如同学习外语、乐器一样，从小就到书法班学习；日本也有不少书法机构积极推动这一艺术，而且将书法的概念扩大，认为日常生活中所有书写的东西都可以作为书法看待，促使人们对汉字之美的追求永无止境。更让我们感慨的是，日本全民社会都对汉字投入热情，每年一度的“今年的汉字”活动吸引众多人参加，将汉字与社会事件结合，用“一字以蔽之”的方式，不仅使人们对一年的生活进行总结与反思，同时也利用了汉字的表意特点，挖掘出汉字的深层意义，唯有汉字才能担当如此重任。人们在仔细琢磨、思考的过程中，自然培养起对汉字的热爱。在日本，印章这种形式具有广泛的实用价值，在人们的生活中已经成为重要凭证，凡是需要签字的地方都可以用印章来完成，印章同时也是一种精美的艺术品。基于文字的影响力，人们还盼望能够戴一顶不是学历的“汉字博士”帽。日本设立分级别的“汉字考试”，供人们检验自己的汉字水准，如果能够考过一级，那是一件非常骄傲的事。

最后对日本日常生活中的汉字使用情况进行梳理。汉字不是唯一的文字形式，但出现在广告、招牌、名片、标语甚至墓碑上的汉字却是无法用其他文字形式替代的。

目 录

一、构成篇

日本的文字体系	2
假名的产生	11
汉字的数量	19
汉字的形体	25
日本造的汉字	37

二、表现篇

日本的姓氏	48
日本的人名用字	57
日本的年号用字	67
汉字等级与汉字考试	76
汉字学习方法	83

三、文化心理篇

竖排还是横排	92
汉字的书写	106

“今年的汉字”	115
离不开的印章	122
“汉字博士”	132

四、运用篇

广告中的汉字	140
招牌、告示中的汉字	147
名片中的汉字	158
交通标语中的汉字	164
墓碑上的汉字	173
后 记	178
版权及出版协助者一览	180



构成篇

日本的文字体系

无论何种语言，其文字系统中的造字方式基本都采用同一种形式。比如汉语使用方块汉字，英语、法语等使用字母文字。唯独日语比较独特，使用的既有方块汉字，又有日语假名，假名又分出平假名和片假名，另外还有罗马字，如“国”用罗马字拼读写成“kuni”。

下面这句话是典型的日本书面语形式：

私は フランス語は できません。(我不懂法语)
↓ ↓ ↓
汉字 片假名 平假名

在这个句子中，有汉字“私、語”，有片假名“フランス”，其余为平假名。为什么日本会形成这样一种复杂的文字体系？日本的汉字与中国的汉字有着什么样的关系？汉字、平假名和片假名在日本书面语形式中有着怎样的分工呢？

我们知道，文字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会产生的，是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古代四大文明发源地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各自都有成熟的文字，即拥有自源文字。中国发明的是象形字汉字，粗算起来距今也有四千年以上的历史。文字发明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未发明文字的民族借用已有的文字来记录自己的语言，共享人类文化，可以大大缩短自己摸索的时间。对这些民族来说，这样的文字就是他源文字。

一般来说，文化的传递以发源地为中心形成辐射状。随着人群的迁徙、文字材料的流动，发源地的文化就被带到了周边国家和地区。中国的文化向东北传到朝鲜半岛，向南传到越南，向东传到日本岛。文化的传递同时也会受交通条件的制约。早期交通不发达，中华民族东进的最古航路是由朝鲜半岛而到达日本岛，而不是现在由海上直接东进。这样的状况使得日本与朝鲜半岛关系更

为密切。紧邻文化中心的国家要比其他国家接受更快，从这一点看，比起日本岛来，朝鲜半岛、越南一带所接受的中国文化要直接得多，日本岛早期接受的中国文化实际上经过了朝鲜半岛的过滤和消化。后来交通状况改善，加上政治局势的变化才使得中日交流变得直接起来，日本接受中国文化也就不再借助中介。

早期到达日本岛的中国人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先祖因避战祸而逃至朝鲜半岛上的中国人的后代，他们从朝鲜半岛到日本岛；一类是中国人，从中国大陆借朝鲜半岛的陆路，或经东边的水路，直接前往日本岛。

除了这种从中国“出”的中国人，还有从日本岛上往中国“进”的日本人。日本在统一之前，岛上有诸多小国，鉴于中国当时的影响，加上政治或者经济方面的考虑，岛上就有小国会想方设法前往中国。历史上有倭奴国到中国进贡之事，《后汉书》中记载，公元57年，汉光武帝刘秀赐予其“汉倭奴国王印”，以示隶属关系。这算是现存的中国最早传到日本的官方文字了。

当时日本并没有文字，社会还没有发展到需求文字的程度。中国所赐之物，如带汉字的铜钱、铜镜，使人们在视觉上对汉字有了一些感性认识，这些东西在人们眼中十分珍贵。不过当时这些带字的东西主要被作为避邪物使用，随着社会的进步，文字的重要性才逐渐显现出来。

早期由于地域原因以及当时的政治状况，日本人从朝鲜半岛的任那聘请教师，前往日本教授汉字以及儒学书籍。据历史记载，任那教师王仁曾带去《千字文》、《论语》等。这时汉语对日本人来说是外语，汉字也是外国文字，人们学习汉语、汉字不是为了进行口语交际，而是为了读书的需要，因此学习汉字、汉语时注重的是意义，读音则本地化了。

自5世纪倭五王时代（大和政权的最高统治者大王先后为赞、珍、济、兴、武）以后，日本一度中断了与中国的交往。朝鲜半岛上政治格局发生变化，日本大和政权退出朝鲜半岛，而中国隋炀帝三征高丽，显示出大国实力，唐朝经过改革后更令周边国家瞩目。日本在这一时期，加强王权，广泛吸收外来文化，进行一系列政治改革。他们直接派人前往中国学习、了解中国文化。据历史记载，日本派出“遣隋使”3次，“遣唐使”18次。除了使节外，还有不少“游学

生”和“游学僧”。“遣唐使”是外交使节，驻唐时间只有一两年，为了全面深入地学习中国文化，日本政府第二次派“遣唐使”时，加派了“还学生”和“留学生”。“还学生”在遣唐使回国时一起回国，“留学生”则在遣唐使回国后，仍留在中国继续学习。“留学生”这个词就是日本人创造的。

除了官方派遣的遣唐使，日本在唐、宋、元时期还与中国有频繁的商业贸易往来。日语的汉字音也受到这一时期的影响。因传入时代的不同，日语的汉字音有三种。五六世纪时期，日本与中国南朝的宋国有政治交流，传入的汉字音称作“吴音”。七八世纪，遣唐使们带回了长安音，称作“汉音”。执政者以“汉音”为正，而僧侣却崇尚“吴音”，经文采用吴音，至今未变。十四五世纪传入的汉字音称“唐宋音”，以禅僧和商人为中心使用。

汉字是表意性文字，字形、字义不变，而字音却可以南腔北调，不同口音的人之间说不清楚时，写出汉字来就能明白彼此的意思。这一特点使得不同方言区的人，甚至不同国家的人，只要懂汉字字形、字义，就可以避开字音进行笔谈。

日语借用汉字，有三种处理方式。一种是形、音、义都借，音向日语音靠拢，如“汉字”，日语读做“kanji”；一种是舍汉字音，取形、义，用日语的音来读，如“草”，读做 kusa；一种是舍汉字义，取形、音，和每个字的意义没有关系，如写出来的“也麻”，读做 yama，意思是“山”，类似汉语的“巧克力”一词的构造，字只表示读音，相当于把汉字当成表音文字。

“汉字”一词，出现比较晚。中国一直习惯称“字”或“文字”，因为中国记写汉语的就只有一种文字，不会产生混淆。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说”、“解”的就是汉字，单体为“文”、合体为“字”。元代蒙古人执政，造册要用蒙古文、回回文和汉人用的“字”，为示区别，就在汉人用的字前面加上了定语，称作“汉字”。汉字早期进入日本时也是唯一的文字形式，也称作“字”，佛教传来后，除了汉文佛经，梵文文献也进入日本，这时才有“汉字”与“梵字”对举。后来假名逐渐成为独立的记音文字，日本还仿造汉字造出一些新字，为了区别，“汉字”一词就固定下来，专指来自中国的文字，而日本用汉字造字方式造出的新字，就叫做“国字”。

日本文字系统的确立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几个阶段。首先是作为外国文字全盘输入，其次用汉字表音，使用过程中出现假名，然后在9世纪末到10世纪上半叶，片假名、平假名都形成独立的文字系统，最后形成汉字、假名混用的形式。这样的文字系统一直比较稳定，虽然在某些场合有全文使用平假名或片假名的，但在正式场合，还是要用汉字、假名混用的形式。

日本明治维新（1868）前后，欧风劲吹，不少学者在吸收西方文化的同时，对日本的文字产生怀疑，认为日本文字有很多缺点，如字数多、笔画多、同音异义字多、异体字多，知道音却常常想不起怎么写，人们在学习过程中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因而会造成文盲率高，这是日本教育的重大缺陷。他们认为西方的表音文字表现出很大的便利性，于是通行于日本的传统的汉字假名混用形式开始动摇，各种观点纷纷登场。主张国粹的自然是汉字拥护论者，他们竭力维护这种自古即有的形式。主张改革的人群持有两种论调，一种是汉字节减论，一种是汉字全废论。汉字节减论者认为应当保留汉字，但汉字字数应当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汉字全废论中又分出几种不同观点，如全用平假名、全用片假名、全用罗马字、另造全新文字，极端的则主张干脆废除日语，采用其他国家的语言和文字。

1866年被誉为“日本邮政之父”的前岛密（1835—1919）上书提出“汉字废止论”，他倾向于使用平假名。主张平假名的团体很多，成员不少为国学者，在当时比较有优势。由于妇女儿童主要使用平假名，有一定的民众基础，前岛密还出了平假名报纸。

主张使用片假名的有山下芳太郎（1871—1923），1920年组织“假名文字协会”，同年发表《国字改良论》，1923年协会名称改为用片假名写出的“假名文字会”，并发行片假名杂志《假名之光》。他首创片假名分写形式，并提出改革活字，以提高文字的可读性。假名文字协会成员中有不少是实业家，在对外交流以及处理日常事务中他们常常感到汉字的不便。山下芳太郎致力于研究发明假名打字机，他认为：“汽车代替了我们的双足，打字机代替了我们的毛笔，我们才有可能与欧美展开对等的竞争。”为此，他研究假名使用频度，设计键盘序列，又赴美委托公司制作，1923年假名打字机终于问世（见图1-1、图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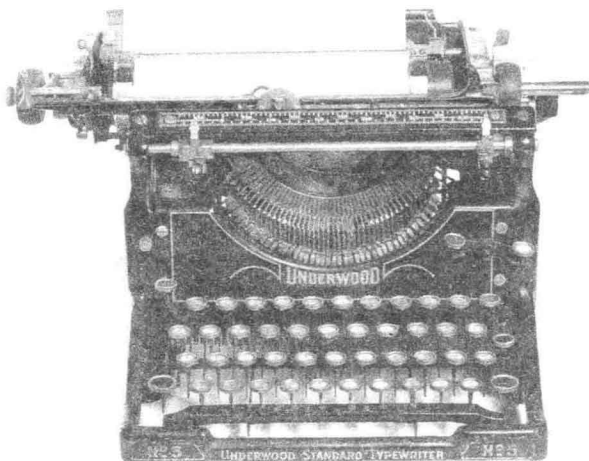


图 1-1 山下芳太郎委托美国 underwood 公司制作的假名打字机第一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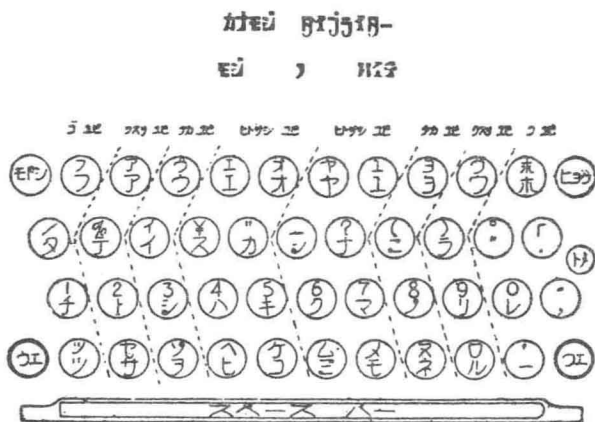


图 1-2 假名打字机第一号的键盘排列方式

可惜他却未能看到这一成果就病故了。他的遗书以及墓碑都用片假名写成。

伊藤忠商社创始人伊藤忠兵卫（1886—1973）加入了假名文字协会，致力于推行片假名。他身体力行，其公司的“社史”和个人自传都采用汉字和片假名混用的形式书写。1958年，在日本已经确定采用限定汉字字数的政策之后，伊藤忠兵卫还在《中央公论》上发表了《汉字全废论》，副标题为“汉字与效率”。他回忆自己1909年在曼彻斯特首次看到英文打字机时，对其处理事务的效率十分惊叹，用汉字、毛笔记的日语与用打字机处理的拼音文字相比，简

直有“长矛与机关枪之别”。

主张罗马字的人多与洋学有关，代表人物南部义筹（1840—1917）、西周（1829—1997）都有留洋经历。他们认为西方的表音文字很有优势，主张日本应该采用罗马字。16世纪末期即有意大利、葡萄牙传教士到达日本传教，并有罗马字书写的著述，但因日本幕府采取锁国政策，天主教以及罗马字都未能在日本传播。日本19世纪中期采取开国政策以后，人们看到了字数极少的罗马字在拼写上的便利。1884年外山正一（1848—1900）、矢田部良吉（1851—1899）等组织了罗马字会。美国的长老派传教士黑奔《和英语林集成》第三版用罗马字标记，其拼法中有 shi、ji、chi、fu，叫做“黑奔式拼法”。主张黑奔式的人成立了“帝国罗马字俱乐部”。田中馆爱橘（1856—1952）在东京大学求学时，曾看到英国教师拿着用罗马字写出的日语录制到蜡管录音机中，觉得罗马字非常科学。他组织了“日本罗马字会”，并担任会长，发行罗马字拼写的《罗马字世界》，提出以上四音应该用 si、zi、ti、hu，人称“日本式”。他60岁退休后就专门从事其日本式的罗马字推广工作。一时间用罗马字创作的小说、诗歌十分盛行，甚至古文、教材也用罗马字重写。人们使用的拼写法并不一致，其中还有自创的拼法。用于公务的罗马字拼写也不统一，有的用黑奔式，有的用日本式。为了解决这种混乱局面，1930年政府成立临时罗马字调查会，最后将日本式稍作变换，1937年公布，这便是人们常说的“训令式”。

主张汉字全废论的人中还有自己设计新文字的。虽然当时不少人都认为汉字缺乏效率，但无论以假名替代，还是以罗马字替代，都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眼科医生石原忍（1879—1963）在德国留学期间参观小学时，发现那里的三年级学生学的东西相当于日本六年级的内容，他认为日本人在学习汉字方面所花的时间太长，而且汉字笔画复杂，使得日本人患近视的人很多。“汉字是近视的罪魁祸首”，这一观点得到当时不少眼科医生的支持。石原早期是主张用假名记录日语的，并尝试发明假名打字机，但在实践过程中他发现假名不适合横写，而使用罗马字的话，每个音都要写成一个辅音带一个元音的形式，如平假名只用一个字母か、罗马字则要写成 ka，也不经济。加上当时已经有人在研究新文字，于是在参考他人研究以及其他文字特点的基础上，1939年他发表了“东眼式新

假名文字”（见图 1-3）“东眼式”即“东京大学眼科教室”的简称。

Aa	Bb	Zz	Yy	Hh	Xx	Gg	Ss	Gh	Vv	pp	zz	yy	xx	qq	μ
Ii	Qq	Ll	Gg	Qn	Uy	Hh	Qn	Nn		q	l	g	y	q	k
Uu	Kk	Ss	Zz	Dd	Pp	Mm	Uu	Rr		k	s	z	p	q	
Ee	ΣΣ	Εε	Ττ	Ββ	Λλ	Сс		Li		ε	σ	ε	λ		
Qo	Jj	Ww	Tt	Qo	Uu	Oo	Ee	Ss		ω	τ	μ	υ	q	

图 1-3 东眼式新假名文字

由于正值战争期间，石原的研究未引起太大注意，他的研究中断了。但战后《每日新闻》记者森恭三所写的一篇随笔引起了他的注意。森恭三旁听东京审判大会，发现法庭上所使用英文速记与日文速记，二者间记录速度堪比飞机与铁路之差，这又促使他重新组织“新文字会”并发行刊物，1957年发表了“石原式新假名文字”，其弟子发明专用打字机，讲演时就当场用打字机速记。

除了石原忍外，还有其他一些人致力于发明新文字，并一定程度上引起了轰动，但新文字毕竟是一种人工文字，用这种文字来表达日语，终究还是缺乏社会基础。

在废除汉字的声浪之中，较为极端的例子是呼吁废除日语。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民族自信心受到重挫，一些人将失败的原因归为日语缺乏效率，《读卖新闻》1945年11月12日一篇题为《废除汉字》的文章说：“废除汉字，将有助于扫除我们脑中的封建意识，从而很快地追随美国式的高效率。”而日本作家志贺直哉（1883—1971）在多年的文笔生涯中痛感日语的不便，1946年4月在杂志《改造》上发表文章称，日本不如干脆采用世界上最美的语言作为国语，而法语就符合这个条件。他甚至认为如果在明治维新时期就采用外务大臣森有礼（1847—1899，曾留学英国，毕业后赴美）的意见，将国语改为英语的话，那么就很可能避免发生这场战争。这种想法在当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汉字节减论是主张改革的福泽渝吉（1835—1901）提出的，1873年他编写教科书《第一文字之教》，认为在日常生活中两三千汉字就足够了。其门生矢野

文雄是《邮便报知》主笔，其“报知新闻社”出了《三千字字引》（“字引”即字典）。1899年 B. H. Chamberlain 在其《文字指南》（原名《文字のしるべ》）中举出汉字 2490 个，作为外国人学日语时需掌握的汉字。他把这些汉字分成三级：400、1016、2490。这样的分级法考虑到汉字的难易程度和需要程度，为以后汉字的分级奠定了基础。1915 年杉本京太发明的日文打字机其文字键盘就分成一、二、三级，计 2005 字，加上预备用字共计 2863 字。

虽然日本文字改革运动的历史时间不长，但声势十分浩大。总的前提是认为汉字不能适应新技术、高科技的时代要求。在日本 1978 年发明“文字处理机”之前，欧美记者都使用打字机现场记录，日本记者则主要依赖纸和笔，比较先进的只有“汉字电传键盘”。1956 年日本设置 Telex 系统（Teleprinter Exchange 的简称，中文称之为“电传交流”）。用户在自己办公地点安装电传机，通过电信公司提供的电路，与另一装有电传设备的用户进行直接通报。“汉字电传键盘”就用于这一系统。

人们一直没有停止汉字处理系统的研发，1978 年能够进行假名、汉字转换的“文字处理机”（word process）问世（见图 1-4）。自此认为汉字没有效率、不能适应时代要求的前提已经失去，关于文字改革的争论也就自然告一段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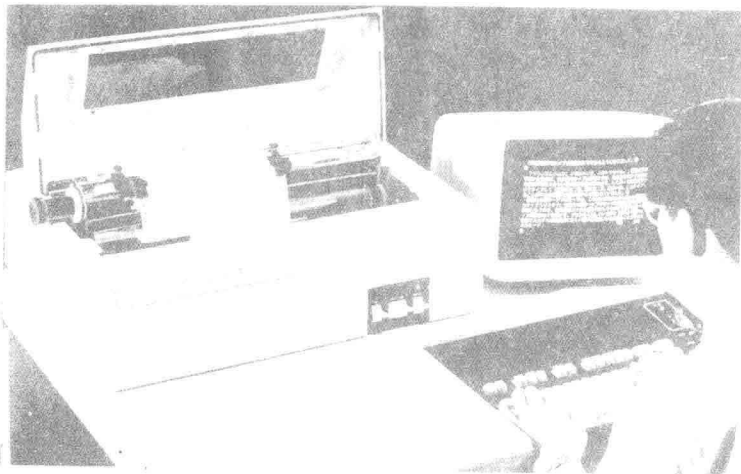


图 1-4 1978 年东芝公司展出的文字处理机

目前日本的文字系统仍然采用假名、汉字混用的形式。汉字、假名的使用比重因书写内容、阅读对象不同而多少有些差异。常用汉字虽然受到限定，只有1945个，然而汉字却担负着记录日语、负载日本文化的重要职责，尽管现在来自西方外来语的“片假名”词数量越来越多，但浸透于日本社会深层的汉字文化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日本社会与汉字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摒弃汉字，仅以假名、罗马字是无法完美表现日语的，这已被历史事实所证明。

（注：本文图片引自纪田顺一郎《日本語大博物館》，1994年，ジャストシステム出版）